

花江情

月夜

艾嘉 著

Ai Jia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情 江 花 月 夜

艾 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江花月夜/艾嘉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4

ISBN 7-204-06115-2

I. 情… II. 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4170 号

情江花月夜

艾 嘉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53 千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册

ISBN 7-204-06115-2/I·1083 定价:10.00 元

序

当天边绚丽的彩霞，映红了整个香港城的时候，关心悄悄地带上了家门，走过了鳞次栉比的高楼，穿过了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了海边。

沙滩上已是游人无几，只有些零乱的足迹，显得格外的宁静。

关心信步走到自己熟悉的那块岩石上，坐了下来。

凝视着幽远深邃的大海，默默无语，任凭海风吹乱满头的秀发。

良久……良久……

五年前，就在这里沈言离开了自己。他临走时，只对关心说了一句话：“心，等着我，我会回来的。”但一去五年，渺无音讯。

多少次地梦魂萦绕，醒来时早已泪湿衣襟。

关心深情地呼唤着：“言，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呼唤声里，似乎那个倔强、好强的男孩又回到了伊丽莎白中学的领奖台上。

※ ※ ※

伊丽莎白中学。

这所坐落在风景秀丽花园里的，全香港最负盛名的贵族学校，打破了往昔的宁静，迎来了一年一届的毕业典礼。

“……此次毕业会考，我校又夺得全港首冠……”随着李行知校长喜悦的声音在会场洪亮地响起，喧闹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

“……现在，我宣布获得本校榜首的同学，他就是……”这时几乎所有在场的学生们都屏住了呼吸，一齐把散乱的目光射向坐在台下的毕业生。

“沈言同学。”

这时，人群出现了骚动，人们都在引颈驻足。

一个高大英挺的男孩子微笑地站了起来，潇洒地甩动着双臂，自信地走到李校长的面前。

“恭喜你，沈言同学。”李校长亲切地握着沈言的手，热情地鼓励道，“以后进了大学，还要继续努力啊！”

“谢谢校长的关心，我会加倍努力的。”沈言用雄浑的嗓音回答道。

“啊！他就是沈言，长得可真帅。”一个女孩子在下面窃窃私语。

“哎，你才知道，人家可是鼎鼎大名，多才多艺，追求他的女孩子可多了。不过，他只对一个叫关心的女孩情有独钟。”旁边一个女孩子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

“关心，不就是那个‘校花’吗？”身旁另一个女孩子插嘴道。

“郎才女貌，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另一个女孩子无不羡慕地说道。

关心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对于周围女孩子们的叽叽喳喳，置若未闻，只是温柔地望着台上的沈言，心中一片甜蜜安宁。

正当这时，礼堂的门突然被撞开了，一个中年男子闯了进来。沈言一眼认出来人正是沈氏集团的策划部经理——父亲沈万山的得力助手牛正。牛正急步跑到沈言的近前，低声地说了几句。

顿时，沈言脸色大变。丢下了满场惊愕的人群，抛开了一双双关切的眼睛，奔出了会场。

※ ※ ※

两天后，爆出一条特大新闻：“由于近期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的爆跌，致使多家公司、商号受到巨大损失。其中，沈氏集团公司因

✧ 情 心 花 月 夜 ✧

资金抽空，周转不灵，公司无法经营，无力偿还巨额贷款，董事长沈万山被迫跳楼自杀。其公司现已宣布倒闭。”

当关心一看到这份报导后，大惊失色，急忙来到沈家。

昔日门庭若市的沈宅，今可罗雀。整个房间里一片狼藉。

“沈言呢？沈言在哪？”关心心急如焚。

找遍了整个别墅，也没有沈言的踪迹。关心都快急疯了，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她呆呆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无力地倚着门框。

猛然间，关心似乎想起了什么，踉跄地爬起来，跑向海边。

她知道，沈言在欢乐和悲伤的时候，最爱去的地方是海边。

远远地，她望见沈言孤独地坐在岩石上。顿时，心中一松，泪水又滑了下来。

两天没见，沈言像似完全变了一个人。零乱的头发，苍白的脸色，忧郁的眼神。难以想像，这两天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悲痛，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言。”关心泪水汪汪，颤颤地喊了一声。

沈言毫无反应，依然看着汹涌的波涛。

关心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扑到沈言的身上，放声大哭。

沈言似乎被触醒了，望着怀里的关心，无力地叹了口气，说道：“现在父亲死了，房子也被拍卖了，我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儿，我该怎么办呢？”

关心停止了哭泣，眨着一双晶莹的眼睛，不假思索地说：“上我家去吧！言！我爸爸、妈妈以前一直不反对我们的交往，他们一定会收留你的。”

沈言低头看了看关心，随即又扭开了头，重又望着大海，喃喃地说道：“我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你的父母还会收留我吗？”

“会的，会的，他们一定会收留你的。言，相信我，我父母不会

是那种势利小人的。”

沈言无法抗拒关心的热情，轻轻地点头。

两个年轻人走远了，余晖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

沙滩上又重归平静，连大海似乎也平和了许多，波浪缓缓地涌上沙滩，又逐渐地退了回去。

※ ※ ※

关家的书房内。

一个身材中等、略微发福的中年人正来回地踱着步子。这个面容和善、皮肤白皙的男子正是关心的父亲——关世山，香港商界的后起之秀，也曾是沈万山最要好的生意伙伴。

这时，门被轻轻地叩了几下，管家走了进来，轻声地探询道：“老爷，小姐和沈少爷一块回来了，就在客厅里，你看……”

关世山收敛了思容，急切地说道：“我马上就来。”说完，快步走入客厅。

见到神情黯然，一身落魄的沈言，关世山表现了极大的关切。

“小言啊，你父亲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母亲又早亡，如今只剩下你一个人，以后就安心地住在这里好了。”

沈言这两天见到的全是冰冷的面孔，忽然听到关世山温暖的话语，眼眶一湿，鼻头一酸，泪水顺着消瘦的脸庞滑落了下来，哽咽着说道：“关叔，我……”一时竟无语。

大厅里笼罩着一层浓浓的悲哀。

一片沉静。

停了一会，关世山打破了沉寂，拍着沈言的背，语重心长地说道：“小言，一切都不要担心，我会替你安排的。沈世兄的葬费以及你就学的经费，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就在这安心地住下吧。”随后对站在一旁独自伤神的关心叮嘱道，“心儿，这段日子你要好好

✽ 情 何 花 月 夜 ✽

地陪着小言，带他出去走走，散散心。”

关心感动地望着父亲，轻轻地点点头。

夜，已经很深了。

整个关宅一片静谧。

沈言却无法入睡，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时地出现在眼前。他实在不敢相信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温和慈祥的父亲就这么撒手而去了。

沈言烦躁地起了床，走出了房间，打开客厅的落地窗，步入了花园。

花园内静悄悄的，只有夜风吹过，花草拂动的声音。一轮圆月清冷地照在沈言孤独疲惫的脸上，在经历了这次人生的炼狱之后，原本开朗、活泼的沈言变得忧郁寡言，英俊的脸庞上总罩着一层悲凉。

他实在不明白父亲那么多的资产、公司，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他人的囊中之物呢？而自己也从昔日的阔少爷一下子沦为寄人篱下的浪子？一切都是那么的突然，让沈言一时无从理解。

“唉！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沈言心酸地叹了口气。准备回屋就寝。

这时，从楼下关世山的书房内传出了轻微地咳嗽声。

透过厚厚窗帘的缝隙，一丝光线从书房内射了出来。沈言这才发现没有入睡的不仅仅是他一人。

关世山也没有睡。

沈言不禁心头一热，想过去和他聊聊，于是他轻轻地穿过客厅，来到关世山的书房门口，举起手正准备敲门，突然他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从门缝里传了出来。

“这么晚了，这会是谁呢？”沈言犹豫地站在门口。

“关老板，你可真行，三两下就除掉了生意上的对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吸收了如此庞大的资金，真让人佩服。”那人声音低低地带着讨好的语调说着。

“哪里，哪里，如果没有韩兄的协助，哪能这么快就钓到沈万山这条大鱼。”这是关世山特有的沙哑嗓音。

……

沈言的脑袋“嗡”地一下，顿时一片空白。“关世山，……关叔叔，……关心的父亲，……这怎么可能呢？他那么善意地待我，会是……我一定是听错了。”沈言极力地为关世山辩解。他抑制住激愤的心情，又耐心地听了一会。

“韩兄啊，如果不是你和美国时代公司联手发布了那则美方有意投资大亚集团的消息，而使沈万山这个狡猾的老鬼终于忍耐不住了，大肆购买大亚股票。等他清醒的时候，早被套牢，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这要不是关老板在大亚集团的假投资，沈万山怎肯相信我的消息？”

“其实凭我和他的交情，本不该如此，只是商场如战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关老板雄才大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怪沈万山不明这个道理。”

“咯咯咯……”屋内传出了两人得意的笑声。

接着，屋内又传出了那个男子低沉的声音：“关老板，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明白。既然沈万山已经不在，你还收留他的儿子做什么？当心养虎为患。”

“韩兄，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有一句话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想，这件事难免不漏风声，到时商界一片责难，还有我立

✽ 情 經 花 月 夜 ✽

足之地吗？如果我收留了沈万山的儿子，商界即使有疑，料也不会想到我会对沈万山做了手脚。况且，我看得出沈言这小子对商业别具天赋，今后可为我所用，这两全齐美之事，何乐而不为呢？”关世山阴森森地说道。

“高见，高见，关老板一石二鸟。厉害，厉害！”那个男人附和地说道。

这时屋里又传出了尖锐的笑声，在幽静的夜色中显得格外的刺耳，深深地扎进了沈言的心上。此时，他才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心险恶。悲愤的怒火使沈言有一种撞开门，和害死他父亲的仇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冲动。

可这里是关宅……

沈言竭力地镇定自己。他明白：自己的对手是个狡诈、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稍有不慎，便有倒悬之危。当务之急，应立刻逃离虎穴，寻机复仇。

于是他回到了房间，匆匆地收拾了一下，随即轻身投入了茫茫的夜色之中……

※ ※ ※

失去了沈言的踪迹，关心分外焦急。她怕沈言承受不了家庭的巨变，追随父母去了。

她极力地否认着自己这个不安的断言。

她是了解沈言的，他是个刚强坚毅的男孩，他说过他要重振沈家的威信。他不可能轻易抛下自己的诺言。可是，他到哪里去了呢？

黄昏时分，关心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要她立即去海边，有人等她。

她听出了那是沈言的声音。

✿ 忆 花 月 夜 ✿

沈言独自地站在海边，漠然地望着大海，任凭海风卷扑到他那单薄的身体上，满脸冷肃。

他一转身，看到远处奔来的关心。她那满头的柔发飘扬着，就似一个飘然而来的凌空仙女。

“她是无辜的。”沈言无法想像这么一个纯真温柔的女孩子会有那么一个阴险毒辣的父亲。

望着泪水满面，扑向自己的关心，沈言心中一阵酸楚。

“心，不要问为什么，我要走了。但记住我会回来的，等着我。”

不容关心开口，沈言已轻轻推开了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言，……言……你别走。”关心拼命地追逐着。

可沈言却越去越远，身影逐渐融进了暮色中。

关心疲惫地瘫软在沙滩上，失神的双眼充满着泪水。

“为什么？为什么？”

回答她的只有海风凄厉的啸声。

✿ 情 紅 花 月 夜 ✿

—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关心收回了思绪，缓缓地移动着脚步，向家中走去。

“小姐，请留步。”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关心转过身来，夜色中看见几个陌生的男子围了过来。

这里虽说离市区不远，但暮色四合，海边早就空荡荡的。

关心有点害怕了。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

几人中一个相貌最凶的黑衣男子道：“我认识你，香港鼎鼎有名的富商关世山的掌上明珠。关小姐，我没说错吧！”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关心紧张地问道。

“想干什么？这得问你了，关小姐。”黑衣人不怀好意地说。

“我……”关心吞吐着，答不出话来。

“兄弟们缺点钱花，想向关老板借点，还望关小姐给予配合。”

绑架！

关心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

“那你想要多少钱？我回去取。”

“不劳关小姐大驾，我们自有主张。”说完黑衣人手一挥，几个男子恶狠狠地把关心推向一辆黑色的轿车。

“救命啊，救命……”

关心的嘴巴很快被人堵上了。

突然，一道亮光射向海边，一辆白色的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冲了过来，一下子停在了眼前。

“住手！”随着一声断喝，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男子快步地走了

✧ 情 色 花 月 夜 ✧

过来，眼神里闪着愤怒的光芒。

“兄弟，请你别多管闲事。识相的，马上离开，否则……”那个领头的黑衣男子威胁地说道。

“噢！是吗？可惜我是不识相的，就让我来见识见识你们的厉害。”

“小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说完，黑衣人头一摆，几个身影逼近了年轻的男子。

那个男子毫无惧色，仍是一脸的傲气。

几个绑匪仗着人多势众，一齐扑了上去。却不料，不到三五下，就溃不成军了。

领头的男子恼羞成怒，丢下关心，赤膊上阵。

两人你来我往，拳脚相交。

“兄弟们，一起上啊！”眼见要败落下风的匪头赶紧招呼同伴。

“呼啦”一下，所有的绑匪把年轻男子团团围住。

“停。”突然他大喝了一声。

绑匪都怔住了，他们似乎有点惧怕这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

“关小姐，快上车。”乘着这个空隙，那男子一边快速地招呼着关心，一边往汽车旁靠拢。

“追。”眼看着到嘴的猎物就要飞掉，这群绑匪气急败坏了。

“不用追了！”这时从黑色的轿车里走出了一位身材瘦长的中年男子。

“牛先生，为什么？”

“我不想节外生枝。不过，你们的钱我会照付的。”

白色的轿车此时已停在关家的宅院里。

关心和那个年轻的男子下了车，并肩地向大厅走去。

✽ 情 行 花 月 夜 ✽

“韩先生，今天多谢你了。”关心感激地说。

“关小姐，别客气。我们两家都是老交情了，说这些话就太见外了。”那位姓韩的男子淡淡地说。

“心儿，你上哪儿去了，招呼都不打一声，到这么晚才回来，把我和你妈都急坏了。”

关世山正坐在大厅里，看见了走进来的关心，随即站起，疼爱地责备着女儿。然后，看见了紧随其后的青年男子，连忙招呼道：“晓天，谢谢你把心儿找了回来。”

“爸爸，今天多亏了韩先生，要不然女儿可回不来了。”关心虽说已从刚才的惊悸中恢复过来，可想到先前的一幕，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心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关心的母亲关太太刚从楼上下来，听到女儿的话语，急忙问着，满脸的担心。

“刚才我从海边回来，竟然遇到了绑匪，幸亏韩先生及时赶来，我才得以逃了出来。”说着回头看了韩晓天一眼。

“哎呀，”关心猛然叫了一声，“韩先生，你的脸受伤了，还在流血呢。”说着急忙拿出自己的手绢，替韩晓天擦拭着。

“晓天，谢谢你！”关太太说道。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去海边找关小姐时无意中碰到的，一桩小事。”韩晓天满不在乎地说道。

“晓天，是些什么人？”关世山问道。

“天又黑，时间又短促，没看清楚。”韩晓天不无遗憾地说。

“世山，你看要不要报警？”关太太询问着。

关世山沉吟了一会，说道：“我看今天这件事算了，报了警，那些鼻尖耳长的记者就爱大事渲染，这对女儿会不利的。”随即转过身，对关心说道，“心儿，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叫你不要单独到海边

去，可你偏不听，今天要不是晓天，还不知道后果会怎样。”

“爸爸，以后我会小心的。”关心有些不悦了。

关世山轻轻地摇了摇头，对韩晓天说道：“晓天，你也看到了。我和你伯母拿她也沒辦法，宠惯了。”

关心不满地望望父亲，又扭头对韩晓天说道：“韩先生，我上楼给你拿点药来。”说完，快步离开了客厅。

关世山心情有些沉重地说：“自从沈言离开之后，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去海边。我和你伯母经常劝她，不要再想过去的事了。她却说‘沈言说过他会回来的，就是等他一辈子，也甘心。’晓天啊，我们是说不动她的了，也许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容易沟通，如果你有空的话，能不能陪陪心儿，一块走走。”

韩晓天迟疑地说道：“伯父，关小姐对沈言一往情深，我怕……”

“哎，年轻人，振作点。今天的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至于沈言嘛，你接近了心儿，暖了她的心，难道她还真能等沈言一辈子吗？”关世山开导地说。

韩晓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关太太的神情却有些不安。

※ ※ ※

韩晓天——香港大亚集团公司董事长韩成的大公子，香港“十大律师”中最年轻的一位，素以雄辩著称。

这些天，他始终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能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地侃侃而谈，而在一个文弱的女孩面前却变得吞吞吐吐。

他，不是个害羞的男孩。要知道在他的周围有许多俏丽佳人，她们争相着想夺得他的宠爱，可惜韩晓天厌烦她们的贪婪、势利。

和她们成为恋人,在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这些女孩子们却整天缠着他,为此,韩晓天不得不偶而应付应付她们。

但三年前,他结识了关心。从第一次见面时,韩晓天便被她的幽怨哀凄的目光所吸引了。他知道他遇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孩。

自此,韩晓天完全放弃了那些无聊的敷衍,而把目光集中到关心的身上。

由于韩、关两家素有生意上的往来,使得韩晓天很快接近了关心。但同时,也获知了有关她和沈言的故事。作为君子,作为一个正直的律师,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可一晃三年,沈言依然音讯渺无。韩晓天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这样陪着关心傻等下去了。

恰巧绑架事件发生,韩晓天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况且关先生的话语又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于是,韩晓天向关心发出了认识她三年来的第一次邀请。

“关小姐,我是韩晓天,今天下午有没有空,能不能陪我到海边走走?”

韩晓天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他已摸透了关心的行踪,他知道,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关心总要去海边的。

“韩先生,这……”关心顿住了。

对于韩晓天她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苦涩,这个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不像一般的纨绔子弟那样,整天油头粉面,追蜂戏蝶的。在和他相识的三年中,她发现他是个豪爽、豁达、执著的男孩,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在香港近六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里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有着众多的追求者,在他的周围总是莺飞燕舞,而他却坐怀不乱。更由于绑架事件,关心又发现他的勇敢仗义。

她实在没有理由拒绝韩晓天的邀请。

“好吧！”关心微微地叹了口气。

夕阳下的大海，平静柔和。

金黄色的沙滩被晚霞映成一片绚红，发出闪亮的光泽。

凉风从海上飘过来，吹过关心满头飘逸的长发，拂到了韩晓天的脸上。

闻着顺风飘过来的清香，感受着关心丝发的柔顺，韩晓天一阵心悸。“难道这个女孩子为了一句诺言，竟然真的要痴等一辈子？”韩晓天惋惜地想着。

望着满脸哀怨的关心，韩晓天知道自己遇到了最强劲的情敌——那个漂泊他乡，素未谋面的沈言。

韩晓天知道一个女孩子最难忘的就是初恋。而第一个恋人便是她心中抹不去的影子。更何况关心总认为，正是自己的疏忽，才使得沈言倍感家破人亡的凄凉，远遁他乡。

“关小姐，你在想什么？”韩晓天轻声地问道。

“韩先生，你不觉得大海很美吗？”关心答非所问。

韩晓天只得把头扭向大海。

“是的，的确很美，但同时我也觉得它是可怕的。”

“为什么？”关心不解地问道。

“你不觉得它平静的外表下深藏着许多的漩涡，缓缓的波动里酝酿着一次次凶狠的冲击吗？它的凶险狡诈、反复无常，难道你不觉得可怕吗？”

“那你憎恨它了？”

“不，恰恰相反，我是喜爱它的。”韩晓天的双眼露出了兴奋的目光。

“可是……”

没等关心说完，韩晓天抢过了话头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的